

書叢論國

話對人生人

著菊家余

版出社論國

1939

書叢論國人
話對生人
著菊家余

版出社論國

1939

版所有權
印准不翻

國論叢書

話對人生

著作者

余家菊

發行者

重慶下石板街四二號
國論社

印刷者

重慶倉壩子二十六號
勵記啟文印書局

寄費酌加
外埠每冊實價三角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四月初版

序

人生對話，乃李和達吳屏兩先生之談話記錄。兩先生之年齡，個性與關係，讀者諸君可自加判斷，無庸介紹。惟是有不可不一言以表明之者，則兩先生皆言行相符之篤實君子是也。兩先生對人對己，皆切實負責，凡不能施之於身者，決不騰之於口，言之必可行也，行之必可言也。故平居寡言笑，有所言，人不厭其多，大異於浮談之士矣。夫言談者，忠信之薄，澆漓之薄。兩先生少時喜弄文筆，長則悔之，不欲以文字與人相見。予懼時人不察現代青年之實相，與夫青年諸君之失所觀摩也，乃援筆而記之，付諸手民而刊行之。兩先生不悅，亦不予以尤也。書中議論，條理縝密，思想深澈，視宋元語錄，別出一轍矣。間有幽默處，則靈犀所通，信口而出之，予依而錄之，將以見心靈運行之妙耳。所談內容，舉凡人生目的，人生意義，人生價值，精神修養，理智訓練，讀書方法，婚姻問題，政治活動等為有志青年所焦思苦慮者，兩先生莫不本其行己之所得，連思之所及，而相與誠懇辨析之，誠人

生之津逮，青年之圭臬也。予文辭拙劣，默識而追錄之，又時爲精力所困，誠恐差錯錯漏，有所不免，是則望讀者深切指教者也。當茲抗戰建國之大時代，文人報國途徑殊窄，予將以是而自獻於愛國青年之前云爾。且歲月奄忽，不覺已踰不惑之年，念逝者之無痕，悼時光之虛擲，予亦將以是爲予行年四十之紀念品云爾。世有好奇之士，詰詢吳李兩先生爲予何人，則是親是故，非師非友，擲筆緘口，不可道其真，宜勿問也。是爲序。

余家菊二七·十·十六於渝市

人生對話目錄

序	(一)
時代病	(一—二)
永遠的缺陷	(三—四)
生的志願	(五—六)
志士無煩惱	(七—八)
超義務的心情	(九—十)
努力的究竟	(一一—一二)
性善正解	(二二—三四)
修養的真諦	(三五—四一)
知與行	(四五—四八)
經驗和推理	(四九—五二)

思維術

讀書法

已在率之中……（五七—五八）

黨以爲國……（六一—六二）

入黨問題……（六三—六六）

鬥爭與協和……（六七—六九）

夫婦之間……（七〇—七四）

平等服從與創造……（七五—七六）

如何庭過無嗣……（七七—八四）

飯依正義……（八五—八七）

現地本位努力起……（八八—一）

人生對話

三日

(李和達) 我近來很覺煩悶，精神苦痛，一切學問都無心做，種種服務，都無興趣幹。這個時代，真是毀人的時代呵！我們生在這個時代，真是太不幸了。

(吳屏) 現在感覺煩悶的人很多，似乎已是一個流行病！恐怕要說是一個時代病更對一點！李先生以爲如何？

(李) 時代病呵！時代病。這個時代是多麼可厭呵！

(吳) 李先生，我看你近來的情形，有一點憤世嫉俗了。

(李) 是，我感覺到這個時代，一切都可厭，一切都不合理。有錢的人，一夜的跳舞，可以花掉幾百塊；無錢的人，連樹皮草根都吃不到口，吃什麼觀音米。有權的人們，搬起家來，沙發馬桶都可用公家的輪船汽車去運輸；無權無勢的人們，花不少於他人一文的價錢，要想很快的找到一個搭坐的機會，那便是等於夢想。吳先生，這一認爲公平的秩序嗎？這樣的秩序，有維持下去的理由嗎？

(吳) 當然不應該！

(李) 還有，抗戰以來，不是高喊着「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嗎？其實我所看見的，祇是「無錢出錢，無力出力」而已。吳先生覺得怎樣？

(吳) 有些時候，確實如此！

(李) 還有，「天下爲公」，孔老頭子說這句話，簡直是做夢，一朝內無人莫做官」，才是我中華民族的民族經驗結晶。你看，一些大學畢業生，十年苦讀，好不容易弄到畢業，誰知結果竟是畢業即失業。至於那般有權貴可攀的人們，無論是道士出身，是挑水出身，都可以闢之又闢。吳先生，這種狀況，你看，要得要不得？

(吳) 感謝老天，這種狀況不多，也不會長久吧！

(李) 還有，婚姻結合，總當以男女雙方才性相當，年齡相當、容貌相當爲合理。而那般有錢有勢的人，不問自己的年齡，不問女子的才性，祇顧自己的滿足，將紅顏美貌的女郎生生的利誘威脅到他的掌握中來。吳先生，這種社會算得是文明社會嗎？

(吳) 確是文明的污點！

(李) 吳先生，我對於這個社會，實在是看够了。假如不能革命，我便要自殺！不，我要殺人！

(吳) 世界永遠是有缺點的。

(李) 那末，永遠便有悲憤、煩惱；那末，我便要咒罵世界，我便要祈禱世界的毀滅！

(吳) 世界毀滅了，也不見得有什麼意思。世界的意義在由不圓滿而漸即於圓滿，雖然完全的圓滿，是永遠不會存在的。人生的價值，便在努力糾正世界的缺點，雖然糾正世界的缺點，好像精衛填海，海永遠填不平，而畢竟要努力去填。希望生長在樂園內的人們，不是懦夫，便是惰夫。

(李) 我的主張，是「完全」，不然，便是「無」。既然不能有一個完全的世界，便不如沒有世界。大不完全和小不完全，雖然有程度上的不同，然而畢竟總是一個不完全。不完全是否能够為比較的減少，且置勿論，而小的不完全依然是不

完全，人生努力的結果，到最後還是一個不完全，這努力有什麼價值可言，這人生有什麼意義可說。不完全，毋甯無。

(吳) 完全是不可能，希望「不可能」是愚癡。

(李) 不完全便無價值，努力「不完全」也是愚癡。

(吳) 李先生，抽象的思考不易進行，我們且試就一個實例來進行思辨，你看，要得不得？

(李) 要得。

(吳) 李先生，石碑不及玉石完美，是不是？

(李) 是。

(吳) 有瑕的玉石不及無瑕的玉石完美，是不是？

(李) 是。

(吳) 在石碑、瑕玉、無瑕玉三者之中，聽你擇取一件，你願擇取無瑕玉，

是不是？

(李) 是。

(吳) 在石和瑕玉兩者之中，聽你擇取一件，你願擇取瑕玉，是不是？

(李) 是。

(吳) 同樣，在無生，不完全生，完全生三者之中，你願擇取完全生；在無生不完全兩者之中，你願擇取不完全生，是不是？

(李) 是的；不過這種願，祇是一個願而已，並無理性的基礎，祇是盲目的願而已。

(吳) 對的，李先生！我們生存祇是由於我們願意生存。我們努力改造世界，也祇是由於我們願意努力改造世界。一切都是出於我們的願意，離開願意，是無話可說的。

(李) 假使我不願活，那我便可以自殺了！

(吳) 那又不然。因為你既活了，你便沒有否認活着的理由。如果你以完全為活着的條件，那就是想。如果你以無煩惱為活着的條件，那就是福。如果你以不

須努力爲活着的條件，那就是惰。懶、懶、惰，都是不合理性的。所以就理性言之，既然活了，便當活着。所以我們活着的志願，是合於理性的志願；否定生存的志願，才是不合理性的志願。所以古人說：「存，吾順之；死，吾留也。」

(李) 呵！我明白了！我們生存，是由於我們業已生存，也是由於我們志願生存。那末，一切努力，都是由於我們的志願。我們既然志願了，便當不畏困難煩惱了。古人說：「患難玉汝於成」。我們要善於處逆境，我們要利用逆境，使其有利於我的企圖。所謂轉禍爲福，便是此理。吳先生，你說對不對？

(吳) 對，李先生。人生的第一件大事在發願。我們要發願救世，發願濟人，不要在個己的享受上着想，因爲這享受主體太渺小了，太無常了，不值做我們努力的目標。具有永久生命的，是集體的生存，我們要爲集體的生存而奮鬥努力，而忍受痛苦。所以古人要「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所以宗教家甘心入地獄。

(李) 呵，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志願是人生之源，志願是成功之母。吳先生，對不對？

(吳) 對，李先生。還有一點要加研究的，便是志士無煩惱。

(李) 據我觀察，煩惱是志趣的測量器，志趣愈大，煩惱愈多，因為他感覺密切關係的方面加多了，他擁抱的區域擴大了，所以煩惱的可能性隨着志趣的增高而增多。有志趣便必有阻礙，有阻礙便必有失望，有失望便必有煩惱。沒有煩惱的人，不是麻木的人，便是以個己一身爲其整個宇宙的人。有志的人，既不麻木，又不狹隘，你說，志士應無煩惱，我却以爲不然。

(吳) 是的，志趣是可以引來煩惱的，不過志趣不必偕同煩惱而俱起，要看控制自己的能力如何而定。我們且來分析分析煩惱發生的原因吧！

(李) 好的。一個人在失敗時，要發生煩惱，在遭遇阻礙時，要發生煩惱；在受人冷淡、譏嘲、侮辱時，要發生煩惱。所以要免掉煩惱，第一必須無所作爲——便是有所作爲，也須跟隨別人去作爲；第二必須適應潮流，順着風氣走。這樣，才可以成功，才可以多助，才可以博得尊榮。但是這種人是無所謂志趣的。

(吳) 照李先生的說法，失敗、阻礙、侮辱是產生煩惱的原因，有了這些原

因，才必然產生煩惱之果。由我看來，這些都不是產生煩惱的原因，乃是產生煩惱的條件，而且祇是條件中的一部份。

（李） 條件和原因，不過名辭的不同罷了！我們不用咬文嚼字。

（吳） 不，條件和原因不一樣。原因是必然產生某種現象的動力，條件是某種現象可以產生於其中的種種情況，一個是主動的，一個是助成的；一個是必然的，一個是不必要的。

（李） 這些詭辯的問題，成者說煩瑣的問題，討論起來，有什麼用處呢！

（吳） 不，確有必要，我們的分析須要細密。各種事理，都是差以毫釐謬以千里的。考論事理，當細入毫毛，疏闊的態度，是要不得的。

（李） 我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你先生又不是在講堂上混鐘點，談這些不切實際的理論，有什麼用處呢！

（吳） 正確的理論無一不切實際。你這種實利頭腦，要得見真理，才是比駕進針孔還難呢！

(李) 別罵人吧，你且談煩惱的原因和條件吧！

「吳」話說遠了，我們果真應當轉到本題上來。不錯，失敗、阻礙、侮辱誠然可以引起煩惱，但是也不一定必然引起煩惱。在那些犯而不校的人們，受到別人的謾罵時，他心中認爲猶如被狗咬了一口一般，還有什麼煩惱可言。在慣於逆水行舟的人們，他認爲波濤洶湧正是鍛鍊能力和表現身手的絕妙時機，正歡迎阻礙之不暇，更何從而起煩惱。至於失敗呢，其原因可分爲內在的和外在的兩種。因觀察不周或計劃不當而失敗，都是失敗的內在原因，因回天無力或變生不測而失敗，都是失敗的外在原因。失敗而由於內在的原因，則往者不可追，煩惱何益？舉者猶可爲，遭一次失敗，便多一次教訓，祇要好好運用失敗的經驗，失敗便是成功的保證，正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更不必煩惱。失敗而由於外在的原因，假使是變起不測，則不測之變非人力所能控制，失敗祇能歸咎於運氣而已；假使是回天無力，則天之回本來是不可預期，失敗祇能歸咎於定命而已。命運鑄成的失敗，吾人惟當安然受之，一生煩惱，便是愚癡。

(李) 命運之說，是迷信的說法，也是麻木志氣的說法，既不當信，也不可
信。聽天由命的人都是嬾散不肯作爲的人。我國人民，個人無活氣，社會無進步，
都是由於中了這種思想的毒，我們必須要剷除這種思想，我們不當聽天由命，我們
要聽天造命。惟有這樣，國民才有進取之氣，社會才生活激之象。

(吳) 命運問題，不是這樣簡單的，我們可分爲命運說之真妄和命運說之果
效兩點來談。一個生成的天才，並未花費較多的努力，便有了較大的成就，這在科
學上，稱爲遺傳，而就該某個人言之，就是他的命。有某人，本來定在前一日搬到
他的新居，因事情耽誤，當天沒有搬往，而次日清晨，敵機來襲，該屋整個倒塌，
某人因遲延而沒有搬家，得免於難。用新名辭說，這是機會使然，實際等於說是運
氣使然。

(李) 我願意聽人說機會遺傳，不高興聽人說命運。

(吳) 狂公賦：朝三暮四，衆狙皆怒。改爲朝四暮三，衆狙皆悅。衆狙所
得均數未變，而怒喜不同，這便是誤於虛名不察實際之所致。李先生，不喜歡說